

重点推荐

半夏《与虫在野》：

半夏的虫草

□葛水平

半夏新写了一本书《与虫在野》。拿到书的那一刻，天空瓦蓝，有声音从遥远处走来，一刻不停的十月风罩着那甜美的声音。此时有一只虫子落在我手臂上，是七星瓢虫，虫子是冲着声音来的吗？那是半夏在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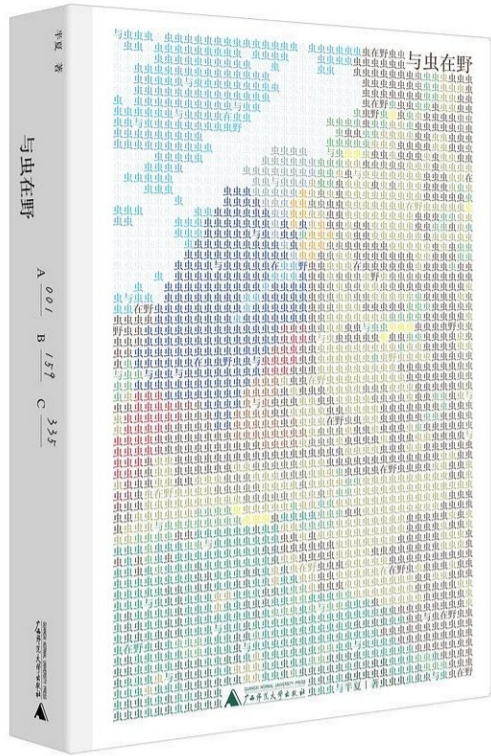
这个女子的内心里长着一个植物王国，住着她的昆虫朋友。一本书决定对一个人的记忆。记忆一旦被保存，就容易定型。开放的土壤上，笼罩在回忆里的半夏应该是在2008年。我们在老舍院前后住同一间宿舍，房间号412，入住的那一刻我看到了留在书桌抽屉里的纸条：我是你的前任，如果爱就来昆明找我。

那时我想：半夏并不是一味中药。时间总是给你机缘，我们在昆明相识。许多人际关系，来时来，走时走，相比匆忙的离去，有些细节留藏，竟然已需要决心。属于生活、但不属于生活中的细节，遗漏了的友情总会留下一些牵挂。半夏是我的珍藏，因为她明亮。

半夏在《与虫在野》里写道：“参照虫生，哪一样的生命不是这样的模式？人类例外不了。我常常感觉我已是一匹野马，不住野地里蹦蹦蹄子过不下去了。有一种旅游是沿着乡村公路的旅游，一再停下车沿途风景。高速公路上的旅游，只奔着目的地去。我喜欢沿着低等级乡村公路走走停停的野游，喜欢美国乡村音乐歌曲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村路带我回家)，这歌里的Home绝对是有青山绿水的地方，有鸡啼犬吠、有虫鸣鸟飞的地方。为拍虫子和野草闲花，我的蹄子踏入真的荒野也终将没入时间的旷野。”

感情的反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来证明人多多少少都是情感的动物。喜欢，总有一瞬，无可预料的风吹来，全部浮现，那时间，一只虫子的出现，真是让半夏快乐得难以招架。植物的世界与植物的心合拍了，世界使人类惊奇，大概真是上天的旨意，无论人情还是地理，有那么一种现时的存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比昆明的植物丰富，那是虫子的天堂。

高原是祥和而寂静的，有节奏的虫鸣，在星空低垂的旷野上，那声音体现了野性的力量。虫子是沟通大自然与人的心灵的一种不需要证明的生物链条，借助虫子，人们



能够体察到天地造化中的灵性，感知人类无忧无虑的放浪生活的旺盛生育。

昆虫为生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是人类望尘莫及的。从半夏的书写中我不得不佩服昆虫这一物种的智慧和神奇。在平时生活中真是很少留意到体型细小的昆虫，但是昆虫却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它们不仅可以保持生态平衡，也可以作为食物、药材，预示气候变化或灾难发生。在亦幻亦真的时间中，我们的祖先把昆虫的活动与季节和月份联系起来，从而总结出以昆虫记时的规律，记入书籍中。

《诗经·七月》篇中有：“五月蠹斯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虫子的宇宙不断地向外扩张去，而就个体生命来说，人间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收缩、收敛。五月蠹斯开始用腿行走了；六月“沙鸡”(纺织娘)的两翅摩擦发出鸣声，同时也可飞行；八月到了住户的屋檐之下；九月即进到屋里了；十月蟋蟀就得钻到热炕下了。在时序的潜流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它们走动、飞翔，将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出来。

有经验的人，能根据某些昆虫的活动情况或鸣声，来预测短期内的天气变化及时令。例如，众多蜻蜓低飞捕食，预示几小时后将有大雨或暴雨降临。其原因是在降雨之前气压低，一些小虫子飞得也低，蜻蜓为了捕食小虫，飞得也低。蚂蚁对气候的变化也特别敏感，它们能预感到未来几天内的天气变化。据说气象部门根据各种不同蚂蚁的活动情况，将天气分为几种不同类型，用来预测未来几日内的天气情况。晴天型：小黑蚂蚁外出觅食，巢门不封口，

预示24小时之内天气良好。阴天型：(4-6月份)各种蚂蚁下午5时仍不回巢，黄蚂蚁含土筑坝，围着巢门口，估计四五天后，连续四天阴雨。昆虫的世界有夕阳下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胎孕着一个人类依附的世界。

10月，读《与虫在野》，感觉季节开始走向最深邃的部分，有些虫子将去往另一个世界。想到虫子的颜色无穷变幻、旖旎魅惑，便想起了我的阅读贫瘠，它们在寒冷中僵去的尸体，使我在一瞬间里噙满莫名难辨的泪水。时光年复一年这样消逝这样呈现，也许只有短暂的生命，人类对它们的伤害此起彼伏，伤害已经是人类活着的乐趣。想起美国作家罗赛《花朵的秘密生命》中的叙述，植物中的花朵和昆虫的世界，它们是有远见者也是更懂得生存的智慧者。书上说，对一朵花的真相所知越多，花就越显灵动。

《与虫在野》是一本知识和感官动人相融的书。半夏放开自己的蹄脚，出走。追忆似水年华的一种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挽，更是对于遥远童心的痴情呼唤，在过往岁月的每一个日夜，行诸文字，重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真实，描绘种种生灭流转的人间风景，昂贵的欲望诱使她成为一本书的制造者。书中的昆虫是她的朋友，很多好朋友都活得短命，但她相信书籍的生命一定最长久。

书翻动时目光突然驻留在《蝶去》一文，“蝴蝶生命活跃期都去恋花了，蜜蜂也有这特性，所谓‘狂蜂浪蝶’也。”她写杰奎琳·杜普雷演奏的大提琴曲《殇》，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说：“像这样的演奏，她肯定活不长。”结果一语成讷。

《殇》里有一句词“你的声音如蝶落一般寂寞”。在半夏的图片库里，蝴蝶拍得最好的几张都是在它们归西时分。“强劲的梦想产生事实”，人类模仿蝴蝶翅的鳞片，为人造地球卫星设计一种自动控温系统，解决了航天的一大难题。双翅目昆虫的后翅称平衡棒，也是天然的导航器官，人类仿此制成振动陀螺仪。这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昆虫为人类提供了独特的样品资源。

写作是生存的一种方式，是活着的一个必要证据，是存在的基本理由。当我还在苦兮兮写小说时，半夏已经回头上看了植物，这个静谧出口的最后温情又有多少写作者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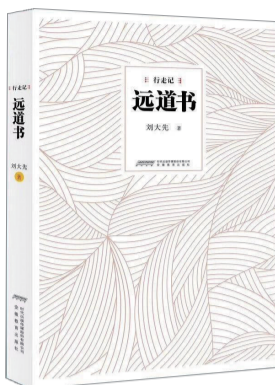
那些不计其数的昆虫，它们的生命像尘埃一般充斥和填埋在时间生灭流转中，它们微弱和快乐的存在是半夏回到写作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我想，每个人的内心都想在消逝的季节中找回童年。那些虫子的出现，周围的空气一定是清香而甘甜的。

好书快读

主持：宋哈

《远道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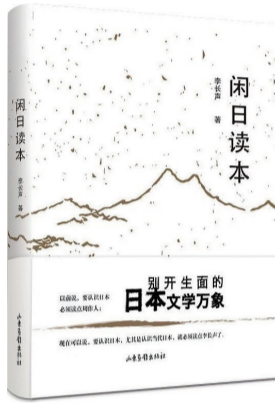
刘大先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远道书》是刘大先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收录他近年来创作的散文与随笔作品。在最初不清晰的冲动中，他想以空间勾画时间，用道路书写记忆，记录下那些行走的往事，也是在人生的旅途中踩下一个个印记。“因为记忆终究会淡去，我们只能寄托于文字”。

《闲日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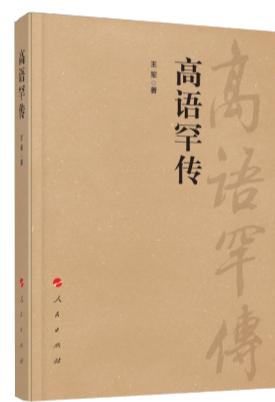
李长声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日本文学万象，从《源氏物语》《枕草子》一直说到村上春树、东野圭吾，文学大奖渊源、作家逸闻八卦、名作背后的故事、作家间丝丝缕缕的纠葛，你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全都收入囊中。落笔闲庭信步，信手拈来，读来却畅快淋漓，大呼过瘾。以前说，要认识日本，必须读点周作人；现在可以说，要认识日本，尤其是认识当代日本，就必须读点李长声了。

《高语罕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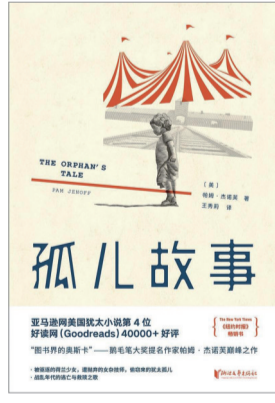
王军 著 人民出版社



《高语罕传》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高语罕(1887—1947)的传记，2012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目前由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高语罕与陈独秀发起创办《新青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亲历“中山舰事件”，与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召开“小划子会议”策划南昌起义并起草南昌起义中央南昌宣言。高语罕一生撰有《辩证法经典》《红楼梦宝藏》等著作30余部，文章500余篇，为时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孤儿故事》

【美】帕姆·杰诺芙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杰诺芙撰写过数部脍炙人口的畅销历史小说，她的灵感主要来源于自己在五角大楼的工作经历及担任美国驻波兰外交官时期处理大屠杀问题的见闻。《孤儿故事》一经出版便跻身《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受到《出版者周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图书馆杂志》《环球邮报》等多家媒体关注与推荐，现已被译为十余种语言，风行欧美。

《你的夏天还好吗？》

【韩】金爱烂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的夏天还好吗？》是金爱烂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入8篇作品。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多面临绝境，赤裸裸地暴露在现实之中，却试图寻找渺茫的希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5篇作品聚焦于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细腻地描摹了她们在爱情、友情、婚姻、工作等方面的心理状态，或许会激起中国女性读者的共鸣。作为韩国文坛最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金爱烂赢得了大量读者的喜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品主人公的力量。

百家品书

追寻生命的精神风景

——评唱燕的《心途》

□王红旗

奥地利海归女作家唱燕的《心途》，近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心途》顾名思义书写亲历经验、心路历程。古代文论以“人为天地之心”，“心”为生命性灵之根本。“心路历程”，可以说是她穿越地球经纬线的“心声心画”。上世纪80年代，一位优雅美丽的中国女性，怀揣青春梦想，长发飘逸，步履翩翩，行走世界多个国家。仿佛翱翔于多元文化时空之上的大雁，她和海外艺术家们，以“千羽合翼”的精神拥抱，为探寻人类的诗意栖居，为实现自我与家国的梦想，在与异质文化的互识、冲突与博弈的过程中，生出圆融东西方文化的全新思想，成为卓立于世界舞台国际交流的文化使者。

《心途》以精神向度构成唱燕海外生活的“四维时空”。其一，《房客，安妮博士》《奥地利姑姑，作家朗艾》两组散文，看似回忆日常生活，却是颂扬人类承载灾难、超越灾难、自救图新、独立顽强的生命意志。两位耄耋之年的奥地利知识女性，对走进奥地利的中国女孩，生命意识的改变。她们经历战争与病痛劫难，生命鲜花依然绽放。尤其是，83岁的郎艾姑姑从“二战”废墟上站起来，一无所有，能讲七八种语言，用三种语言写作，还要再学习中文。她痴迷东方文化，喜欢老庄哲学，对毛泽东思想也有研究。散文不经意间细节描述，不仅写出两位西方女性个性鲜明的生命样态，而且以日常生活微观叙事告诉世界，人类需要和平、和谐与共生。

其二，《“女强人”并非“女强盗”》《偶像》《品味≠价高》《漂亮未必是美丽》四组散文，以针砭炫富奢靡、性别误区、偶像物化的时弊，揭示在物质繁华、科技发展的遮蔽下，人类精神生态的严重危机，表达出一位海外女作家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关怀、性别歧视已经与民族、阶级、人种等等歧视成为“名列前茅”的人格“顽疾”。作家提出“新时代”构建人类新文明，重塑“完整的人”的人性，应该是“宽善慧慧”“刚柔并济”，男女两性共建人类社会与家庭的性别平等新秩序。

其三，《萨琪想你，春花遍开时》是全书惟一书写人与小动物关系的散文，唱燕追思和她一起生活了16年的狗——萨琪，他们之间像“母与子”似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关爱。在她的心目中，萨琪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萨琪的忠诚，视死如归，善良，亲和，勇敢，在它的身上折射出许多人性的优良品质。当萨琪病了，生命危在旦夕，她心急如焚，彻夜不眠地守候，满含热泪以生命之尊严仪式，送给它安乐死。散文尾声，她呼喊着“我的孩子，想你时，打开门，漫山遍野都是孩子”。以别样的体验，诠释人与大自然、人与人的肉体与灵魂，都需要爱与关怀的和谐关系。

其四，《梦绕纽约——漫话La MaMa的艺术家》记录在美国纽约La MaMa，这座世界艺术家的摇篮里，集聚来自不同国家的影视明星、音乐人、摄影家、歌唱家、导演等等，这群追求艺术梦想的年轻人，生活并不富有，甚至窘迫，有时还食不果腹。但是，他们追求梦想一如既往地前行，永不言弃。虽然，如今La MaMa已被夷为平地而不复存在，但是，唱燕的散文系列“梦绕纽约”，留住了艺术家创造梦想、激情奋斗的精神足迹。他们超越国界与性别的相互鼓舞、搀扶和救助，创造出一种人类之爱的新的群际关系。他们汇集多种思想与艺术形式，探索东西方的“人类共同精神”，演绎出“美美与共”的艺术梦想合奏。

17年前，我对唱燕的第一次采访，是在她由废弃的锅炉房和垃圾场亲手改建而成的“北欧艺术空间”。这座富有北欧简约风格的两层小楼，不仅被国内外友人赞誉誉为“化腐朽为神奇”，而且被意大利《国际家居》杂志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家”。当问起你为什么要买这一片废墟？她坦然回答：为了体现祖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把垃圾场改造成艺术殿堂的整个过程，是她“梦想成真”最快乐时光。

唱燕把国际电音音乐节，带回中国，没有经费就卖掉自己海外的家，为中国音乐历史书写了新的篇章。她还参与很多重大文化项目，她的梦想总是和祖国母亲心连心，赤子之心梦绕魂牵着她，驾驭双翼，从东方飞向西方，又从西方飞回故乡。

研读《心途》，领略心灵风景，仿佛和唱燕共同点亮了一束束梦想光谱。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都是“追梦人”。然而，唱燕写到，不飘不摇，静悄悄；不疾不徐，谦谦行，是她追寻梦想的生命状态。

灾难书写的灵魂向度

——评彭海燕的《第一信号》 □晏杰雄 陈婉

彭海燕长篇小说《第一信号》讲述了两代消防人的经历，以此打开了一扇认知行业经验之门，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不仅是生活中灾难隐患，也有消防行业的运行和付出。但那些都浮动于叙事的表层或者说是故事本身最直接的传达，在这一事实之下，不得不说，消防题材只是一个切入口，它借这一新闻性事件释放出更多的信息，揭示出复杂混融的社会现实。

故事行进的主脉线是顾小雪的成长历程，围绕着他的家庭关系、青春期的爱恋和职业经历，塑造了一位敬业、不畏牺牲的消防战士形象。这些具象的审美立于消防救援的素材之上，简单来说，小说的框架建立在几条时间线有序排列而成的消防案例中。从高照剧院大火、定安楼大火到四川地震、抗洪抢险，这些由灾难事故组成的叙事链，其内里黏连着消防战士的成长，即主人公从叛逆走向稳重，步入消防职业的蜕变过程。这些接踵而至的消防事故给小说带来了内在的连续性，不仅如此，顾小雪子承父业这一代际接替，对于灾难之中的某些个人命运，小说给予的跟踪关注其实也形成了一种连续。文本开头高照剧院大火拉开了顾小雪一家三口的命运裂变，同时还有刘燕子一家的遭遇，两个家庭的走向形成了一个相互参照的镜面关系。小说意图去展示这些内容，因而生活的剧变及其由此导致的个体选择，是小说精神内里油然而放出的信号。

两次大火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这两起重大的火情所引发的强烈社会震动，点燃了言说的冲动。所牵涉到的责任人、受害者以及舆论重压下的市侩面貌立于目前，形成了几股强有力的话语，以他们的立场、言行展开事实的辩论，实际上显现出作者特有的现实批判力。文中的开发商潘定安在火情面前依然盘算着楼房的损失，而指责消防救援的不及时，一副投机取巧的市侩面貌立于目前；而作为新闻人，应以事实为准绳，记者欧阳至尊为博眼球报道失实内容，捕风捉影式的撰文为其他人的命运埋下更深的祸患。当然还有群众的盲目、领导人的不作为，对这些人的点染刻画，是作者细致观察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使然，它抽丝剥茧般追踪到以利益为基准的现代心态。从不同人的动机出发，人物的是非善恶似乎都有了一个定性，但又不纯粹如此。社会的复杂来源于人的复杂，文中的火情案例更多是一种社会背景的揭示，对它的呈现和所进行的批判目的在于消解现实的浑沌。对于潘定安、欧阳至尊这样的人，作品多处流露出讽刺的意味，并表明了对以喧嚣

的欲望为显著标志的罪恶的批判。不容忽略的是，这一意向很好地融入到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演进之中，也就是，作者能够不动声色地寓尖锐锋利的批判锋芒于鲜活的描写当中。由此，人性当中的幽微也逐步地显现开来，小说通过书写潘定安和顾如铁的爱情，欧阳至尊为家庭作出的奔波和隐忍，以及顾如铁从消防队的硬汉转为服软的商人这一生一转变，心灵的曲折被放大，荡漾出人之生存的艰难。自然，这种基调调和消防救援所产生的正义和崇高是不同的，它更贴合庸常的人生。

小说拥有明晰的时间坐标，它善于借助几个简单的素材单元告知历史发展的步伐，例如具有时代印记的春晚，以歌纪年，带给读者富有意义的启示。文中借王菲献唱的一句歌词——“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从生命的角度，开掘出意义的火花，对于浮躁的社会来说，这是一次潜入生命底层的沉淀。我们也发现，文本回荡着一个救赎的声音，它是内隐的，又是实践的。顾小雪在一场惊心动魄的火灾所导致的家庭裂变中为减轻自己的愧疚穿上消防服。然而在第二次大火来临时升腾为自觉的职业意识，原来的“替母赎罪”的观念真正被稀释，在后来的抗震救灾等行动中完全被使命和荣誉占据。因而，这是一名战士心灵的成长史。不仅如此，小说还从其他人物的生命轨迹中重申救赎的必要性。其父顾如铁揭露潘定安投机取巧的内幕，母亲屈大雪默默举办消防公益展，记者阮黛真正以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追踪事实的真相。这些次要人物所发生的转变，一方面印证了良知、温情所具有的力度，也增加了叙事的张力。可以看出，小说对于生命、救赎之间的关系及其阐释，并不完全按照主要人物的行迹展开，它的叙事线灵活、波折，中间不断地穿插副线。人物之间互有交集，采用倒叙、插叙的技法，回忆与现实自由切换，情节上悬念重重。特别是文本对刘燕子后半生经历的交代，在不知不觉地与顾小雪一家的对比中，将苦难和救赎连接起来，从这些不同人的生活境遇中，道出了人与事流转的共性。

因而，小说意蕴丰厚，取材于消防却又跳脱了这个故事内核。它写出了一线消防员的奉献，也点出了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但向上的精神和向下的生活所存在的矛盾，能够在相互对话的方式里得到缓和。这来自于作者为人物倾注的人道关怀。作者向灵魂发起了审问，但又不局限于此，在对人性的把握上实则寄寓一种善良的期许。